科学图书馆

科学新文献

魂灵

——洞悉生命奥秘的新科学

[美] 玛丽·罗奇 著　谭琪 译

《纽约时报》畅销书《尸体：人类遗体的离奇生命》的作者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科学图书馆

科学新文献

魂灵

[美] 玛丽·罗奇 著　谭琪 译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灵:死后生命的科学探索/(美)玛丽·罗奇著;谭琪译.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439-4645-3

Ⅰ.①魂… Ⅱ.①玛…②谭… Ⅲ.①灵魂-研究
Ⅳ.①B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5777 号

Spook
Copyright © 2005 by Mary Roach
Copyright licensed by William Morris Agency,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opyrigh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Simplified character rights only) © 2007 Shanghai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图字:09-2006-598

责任编辑:刘红焰
美术编辑:徐 利

科学新文献
魂 灵
——死后生命的科学探索
[美]玛丽·罗奇 著
谭 琪 译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746号 邮政编码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昆山市亭林彩印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2.25 字数 226 000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9-4645-3
定价:20.00元
http://www.sstlp.com

内 容 简 介

死亡是永远的终结，还是另一段生命的开始？永生是否存在？这是长久以来困扰人类的难题。在本书中，作者玛丽·罗奇记述了历史上人们对灵魂的探索历程，并亲自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探索，从印度农村到英国灵媒学校，从剑桥大学图书馆到杜克大学医学院，从劳伦森大学意识研究试验室到北卡罗来纳州的乡村，再到弗吉尼亚大学手术室。作者以极大的智慧和不倦的好奇心将读者带上了一段奇异的旅程。

《纽约时报》畅销书《尸体：人类遗体的离奇生命》的作者

简　介

我小的时候，妈妈很努力地想要给我注入某种信仰。她把我送去上基督教教理问答课。她还给我买修女纸娃娃，就好像用一个天主教修女的头巾去换一个本笃会修士的肚兜这点小乐子就会激发起我献身上帝的热情。印象最深的是她给我读《圣经》。每天晚上我入睡前，她都会坚持给我读上一两章，适时地把书递到我眼前，让我欣赏那些寓言和圣迹的彩色插图。耶利哥(Jericho)破旧不堪的城墙，耶稣掌心向上，行走在雾气弥漫的大海上。有一幅插图画的是拉撒路(Lazarus)慢慢起身。画中的拉撒路好似鲍里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 著名恐怖电影演员。代表作是摄于 1932 年的恐怖片《科学怪人》——译注)的翻版，身上缠着木乃伊裹布，僵直地慢慢坐起。我无法相信这些事情真的发生过，因为还有另一个上帝的存在。这个上帝带着实验室眼镜，知道如何使用计算尺。这个上帝还想要知道这些事情在科学上怎么可能发生。信仰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不断地将其置于尴尬的境地。真的是喇叭把墙吹倒了，还是牧师吹喇叭时碰巧发生了地震，墙被震倒了。耶稣之所以能够在海上行走，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利用了离岸的环礁。环礁的顶部一般位于水面下几英尺，很容易就可以踩到。拉撒路是不是还没死去就被埋葬了？我并不是说《圣经》上讲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只是觉得如果有一些证据能够证明它们确实发生过，我会觉得舒服些。

当然，科学告诉我们的不一定都是真理。科学和研究科学的人一样是会犯错误的。科学能给任何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提供答案，然而，如果有新的信息资料出现，科学保有改变答案的权利。科学第一次背叛了我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当时得知雷龙(brontosaurus)是生活在干枯的、多岩石的沙漠地区。但是，我初中科学教科书中描绘的雷龙是生活在含盐的水域中，嘴边还挂着潮湿的水草。教科书上还描述暴龙(tyrannosaurus)像社会名流一样直立站立，走起路来像哥斯拉(Godzilla)一般缓慢沉重。我们后来才得知，在现实生活中，暴龙跑起来脊部放平，尾部翘起，像走鹃一样快。科学已经使我们相信放血的疗效，相信用砒霜治疗忧郁症，用鹅粪治疗癫痫病都是有疗效的。这一点今天也没怎么改变：荷尔蒙替代疗法一夜间从奇迹变为灾难。脂肪背着魔鬼营养的恶名 15 年后，毫无征兆地将恶名传给了碳水化合物。我曾经写过一个小专栏，叫“第二意见(Second Opinion)”，我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主要工作是浏览医学著作，寻找其中记录的研究成果，比如说烧焦的汉堡肉饼对健康的益处，用芦荟来治疗伤口的坏处。类似这样的研究数不胜数，因此我从来都不缺少写作的素材。

虽然科学有着种种缺点，但它是我最可信赖的上帝，所以我决定问问它是如何看待死后生命这个问题的。因为我很熟悉宗教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但是它的观点让我困惑。宗教没能给出一个唯一的、连贯的、有科学意义的、可以证明的事例。宗教说人死了之后，灵魂将进入天堂，或者很可能到达七重花园，或者你的灵魂会借由一个新的身体而重生，或者你躺在棺材里直到第二次生命的到来。当然，以上几种情形中只能有一种是真的。这意味着，对于成百上千万人来说，宗教不能够很好地解释人死后灵魂的生存，而科学在这方面好像胜算更大些。

科学很可能会说：就是嘛，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脱离躯体，独立于大脑而存在的话，我们科学家一定会知道的。已故的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也是《惊人的假说——对精神的科学探索》一书的作者。他曾说过："你，你的快乐和你的悲伤，你的记忆和你的抱负，你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事实上只是无数神经细胞和与之相联系的分子的行为而已。"

但是，克里克博士，您能证明吗？如果不能的话，这一观点对于我来说与上帝在《旧约》中所宣称的观点没什么两样。如果不能证明，那么这只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博学老头儿的观点而已，而我要的是证据，或者说是根据，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需要证明人死后，某种不依赖于肉体的意识存在，或者不存在。

证据是一个能够给人巨大安慰的东西。我小的时候曾担心有一天那些将我拉向地球的力量会突然凭空消失，我就会像氢气球一样飘入宇宙。我越飘越高，最后结冰凝固，或爆炸或窒息而死，或者这三种情况同时发生。后来我知道了万有引力，它是大物体对小物体的一种可靠的吸引力。当我得知这种力量的存在是经过科学证明的，我就不再担心自己会飘走了，而是开始烦恼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鼻子上的黑头，或者我喜欢的男生会不会梦见我。科学可没办法帮我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如果我知道我的问题一定会有答案，我将无比欣慰。我们死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是不是光线突然消失，然后我们就陷入永久的沉睡？或者我性格的一部分，自我的一部分还会继续存在？如果存在的话，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每天都做些什么呢？有没有地方可以给我的笔记本电脑插上电源？

本书中所收录实验项目都是已经进行的或正在进行的科学项目。我的意思是说人们是在著名的大学或科研机构运用科学方法进行这些研究的。科学技术和定律都有可能帮助找到答案。我对从哲学的角度讨论魂灵问题并不感兴趣(可能是

因为我理解不了),也不会在书中收录个别人所遭遇的灵异事件。这些灵异事件是很有趣,有时也很吸引人,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其真实性。另一方面,这本书也不是为了证明某种观点是错误的。这是无神论者和揭露假象的人的事。但是,他们在工作中或多或少都会假定一个结果的存在。而我在书中尽力不做任何假设,不带有任何的目的。

简单来说,这本书是为那些非常愿意相信灵魂,相信死后灵魂依然存在的人所写的。但是对于那些不太接受这类观点的人,这本书是对人类最为乏味难懂,未被解答的问题的一种痴傻随意且不切实际的攻击,是把魂灵当作是作物科学来对待。如果你在书店的"新世纪"图书专柜看到了这本书,那么这本书一定是被放错了地方,你应该马上放下这本书。如果你在园艺或船 & 游艇图书专柜发现了这本书,这本书也没被放对地方,不过你还是会从中得到很多乐趣。

1978 年 8 月 6 日,星期天,主显圣容节。这天晚上,教皇保罗六世躺在寝室,奄奄一息。伴在他左右的是他的医生和两个助手——巴斯奎尔·马吉(Pasquale Macchi)阁下和神父约翰·马吉(John Magee)。晚上 9 点 40 分,严重的心脏病使教皇陛下停止了呼吸。就在这一时刻,教皇床头的闹钟突然铃声大作。在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中,这个闹钟被称作"心爱的波兰闹钟"。教皇于 1924 年在华沙购买了这个闹钟,之后一直把它带在身边。教皇似乎非常喜欢这个小闹钟,就好像农民喜欢动作缓慢的老狗,或者像孩子们喜欢他们的毯子一样。每天早上,包括他去世的那天在内,闹铃都会被设在清晨 6 点 30 分。

我是在一本容易让人轻信,令人喘不过气的书中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这本书据说是一本能够证明死后灵魂存在的证据汇编。书的名字我记不得了(虽然我还记得有一章是关于灵魂沟通的,名字叫"与死者对话")。书中收录了这个故事是为了证明在教皇去世后,他的灵魂在离开他的身体时影响了闹钟的运作①。《罗马教皇》(*Pontiff*)是一本有关保罗六世的畅销传记,书中提到教皇去世的那个片断的时候也添油加醋地写道:"闹钟的闹铃一贯设在早上 6 点 30 分,没有人给它重新上弦,也没有人重新设过闹铃。然而就在那一刻,那个古老的闹钟突然尖叫起来……。"

---

① 教皇闹钟事件的现代版 11 个电子闹钟的奇怪行为。这个闹钟的主人是家住佛罗里达州的琳达·G. 拉瑟克(Linda G. Russek)夫人。那时,拉瑟克夫人的丈夫亨利刚刚去世,她很想知道她丈夫是否尝试通过闹钟和她交流。作为一个超心理学家,拉瑟克夫人进行了一个实验,她让亨利在日期为偶数的日子里将闹钟调快,在奇数日子中将其调慢。唉,可惜这些资料都没有意义了,因为实验刚进行了不久,闹钟出了问题,无法指示上午/下午(AM/PM)。这样一来,拉瑟克夫人从实验中只总结出一点,那就是她该换个闹钟了。

在彼德·荷博斯维特(Peter Hebblethwaite)的《保罗六世:第一个现代教皇》一书中我们发现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另一个版本的记录。教皇去世的那天早上在睡觉。他醒来后询问时间,然后被告知是早上 11 点。书中写道:"保罗睁开眼睛看了看他的波兰闹钟,闹钟显示时间为早上 10 点 45 分。教皇说:'你们看,我的小闹钟和我一样疲倦,都走不动了。'马吉想要给闹钟上弦,可是他将设闹铃与上弦的发条搞混了。"所以,根据这本书所写,闹钟之所以在教皇去世的时候响了是因为马吉阁下不小心将时间设在了那个时间。

我倾向于相信荷博斯维特的叙述,原因有两点:第一,作者在这本书中标了大量脚注;第二,荷博斯维特在他的叙述当中没有夸大美化教皇的生活。比如在最后一章中有一个场景是教皇保罗六世躺在床上看电视。世界上位列最高的天主教徒,最为神圣的教皇竟然在看 B 级西部片,而且还不太看得懂。荷博斯维特引用了当时在场的马吉神父的话:"保罗六世对故事情节毫无所知,他不断地问我:'哪个是好人? 哪个是坏人?'只有在电视中出现马的画面时,他才会兴奋起来。"荷博斯维特在书中都是照实叙述。

为了确认事实的真相,我决定找到巴斯奎尔·马吉(Pasquale Macchi),他要么弄混了闹钟发条,要么没有。我于是打电话到美国天主教教会的代言人——美国天主教主教集会(U. 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我的电话被转给当时这个机构的图书管理员安妮·勒维格(Anne LeVeque)。安妮性格随和,乐于助人,她知道很多与天主教相关的小事,包括一件非常惊人且奇怪的事:在教皇刚刚去世的时候,有人会用一个特制的银锤子在教皇的额头上敲 3 下。教皇去世后不久一群牧师曾见过马吉,安妮认识一个美国天主教主教集会中的人,他曾和这群牧师聊过。她给了我那个人的电话号码。那个人同意告诉我事情的经过,但是不愿意透露他的姓名。他说:"我最好还是只当你的'深喉'。"("Deep Throat"(中文名:深喉)是 1972 年的一部世界著名色情电影,本意是线人。——译注)这使我总会把美国天主教主教集会与色情电影联系在一起,我想他们不会喜欢我这么联系。

"深喉"证实了故事的基本内容:"据我所知,闹钟并不是在教皇停止呼吸的那一瞬间响起的,而是大约过了几秒钟才响。"那群牧师告诉他,不论别人是怎么说的,事实是教皇的闹钟并没有被设定在教皇去世的那一刻。他说:"这种感觉就好像闹钟在昭示教皇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然后,他在他所谓的"教皇电话簿"中帮我查到了马吉的地址。我很想问那个电话簿中是否包含"教皇黄页",能否查到教皇的清洁工或随从服务的电话。但我还是没问出口。

马吉现在是一名退休的大主教。通过我朋友的一个在意大利的朋友的帮助,我给马吉写了一个纸条,询问闹钟事件。我很快收到了马吉大主教的回复。他非

常有礼貌地称我为“亲爱的学者”，而我在纸条上却只是称他为“大人”（只是对枢机主教的尊称），事实上他应该被称为“阁下”，用 Your Excellency 或 Your Grace 都可以，不同的讲尊称的书可能用不同的讲法（顺便说一下，“陛下”只能用来称呼教皇本人，这一称呼比其他所有称呼都要尊贵。除了在我的家乡，“尊敬的旧金山巨人队（旧金山巨人队是旧金山最受欢迎的棒球队——译注）”可能是最尊贵的称呼）。马吉还给了我一本他自己写的《保罗六世传》。他在第 363 页夹了一个书签。他写道：“那天早上，我发现教皇的闹钟停了，我想要给它上个弦，可是一不小心移动了闹铃指针，将其设到了晚上 9 点 40 分。”看起来，我的“深喉”被他的深喉们引入了歧途。

令人恼火的是，我偶然得知了这个闹钟事件的第三个版本。这个版本来自一个对保罗六世心怀憎恨的牧师。这名牧师认为这个闹钟事件是梵蒂冈编造出来的，以证明教皇的死亡时间，而这个时间是假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掩饰教皇的失职，因为这些失职行为会使人们觉得教皇对上帝是不虔诚的。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要说明寻找证据困难重重，特别是当你试图证明一件无形的东西时尤为如此。我已经能够确认当教皇停止呼吸的时候闹钟确实响了，而且并不是因为明显的机械原因，但这也不能证明是教皇的灵魂引发了整个事件。我甚至无法使闹钟自己告诉我们真相。

当你就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做越深入的调查，你就越会发现自己难以坚守立场。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大部分坚定的观点都是基于无知或者被普遍接受的教条，而不是经过仔细认真的证据搜集而得出的。你越多地了解整个事件中错综复杂的细节和真相，你就越难做出清晰的判断。

但是我认为越是这样就越有趣。我会不会找到我所寻求的答案呢？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但是我向你们保证不论我们最终停在哪里，这都将是一个有趣的旅程。

目　录

简介 …… 1

第一章　又是你

造访轮回之国 …… 3

第二章　精子中的小人，或大脚趾里的小人

通过显微镜和解剖刀来搜寻灵魂 …… 25

第三章　如何为灵魂称重

一个人（或老鼠、水蛭）死在秤上时会发生什么 …… 39

第四章　维也纳香肠事件

及其他想要看见灵魂的努力 …… 59

第五章　难以下咽

眼花缭乱，令人厌恶的灵魂外质全盛期 …… 69

第六章　灵媒的重大宣称

在亚利桑那大学实验室中接触亡者 …… 87

第七章　傻瓜帽中的灵魂

作者在灵媒学校登记入学 …… 101

第八章 你听得见我吗?

与亡者进行电信通话…… 109

第九章 在闹鬼盒子中

电磁场会让你产生幻觉吗? …… 131

第十章 倾听小精灵

一位心理声学家在英格兰闹鬼地扎营…… 139

第十一章 查芬和穿大衣的死者

法律做出对灵魂有利的判决,作者找来专家证人 …… 149

第十二章 六尺之上

手术室天花板上的电脑正在等候记录下濒死经历…… 163

后记 …… 180

感谢语 …… 182

译者感言 …… 18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又 是 你

造访轮回之国

我不知道我出生的那天早上心情如何，不过我猜我应该有点心绪烦乱，因为我眼中的一切都那么陌生。人们凝视着我，发出各种莫名的声音，身上穿戴着各种奇奇怪怪的衣服佩饰。周遭一切都吵得要命，而且我完全不理解是怎么回事儿。

我现在的感觉差不多就是这样。两天前，我的舒适的中产阶级美国人的生活在印度新德里国际机场结束了。今天我好似新生儿一般：一无所知，手忙脚乱；无法独立觅食，连卫生间都找不到。

我现在是在印度，将用一周的时间与国际幸存（“灵魂幸存（survival of the soul）”中的“幸存（survival）”）与转世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urvival and Reincarnation Researches）主任克提·S. 拉瓦特（Kirti S. Rawat）博士一起做一个实地调查。拉瓦特博士是印度拉贾斯坦大学（University of Rajathan）的一名退休哲学教授。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轮回已经超出了象征和宗教规则的领域，拉瓦特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位。有些小孩子谈起在前世认识的人，发生过的事。这些研究人员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孩子所说的话。他们拜访这些孩子现在的家，如果可能的话，也拜访他们所谓的前世的家。研究人员采访这些孩子的家庭成员和熟识的人，搜集证据和矛盾，以试图给这个现象一个解释。而科学界对于这些研究人员的努力最好的态度是置之不理，而最坏的态度是讥讽嘲笑。

如果我不是通过一位美国医学博士伊恩·史蒂文森（Ian Stevenson）先生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文章了解了这一领域的话，我对于轮回的态度可能会较为倾向于后者。史蒂文森在过去的 30 年中对约 800 个案例进行了调查。在此期间，史蒂文森是弗吉尼亚大学的终身教授，是一些如《美国医学会期刊》（*JAMA*）和《心理学报告》（*Psychological Reports*）这样同行评审刊物的撰稿人。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 4 卷史蒂文森的轮回案例研究。普雷格出版社（Praeger）是一家学术

性的出版社,他们最近出版了史蒂文森 2 000 字的作品《生物学与轮回》(*Biology and Reincarnation*)。我被史蒂文森博士的资历和高产而深深吸引。因此,如果史蒂文森认为灵魂转世是值得研究的,那么我相信他是有道理的。

史蒂文森博士已经 80 多岁了,现在已经很少做实地调查了。去印度之前我联系到了他,他向我介绍了他在印度班加罗尔(Bangalore)的一名同事。他提醒我,他的这位同事在见到我本人之前可能不会答应任何事。班加罗尔十万八千里远,如果就为了认识一下,跑那么远的路太不值得了。于是我给她发了一系列的邮件,但这些邮件全部石沉大海,这证实了史蒂文森的提醒是对的。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我发邮件给克提·拉瓦特,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曾与史蒂文森一起研究过印度的轮回案例。拉瓦特博士碰巧在加利福尼亚看望他的儿子和媳妇,离我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我驱车前往,与他们一家人喝了咖啡。我们聊得很高兴。拉瓦特博士和我相约一起去印度呆上一两个星期,和他一道研究他的下一个轮回案例。

我在机场见到了克提·拉瓦特,他比我上次见到他的时候情绪差多了。他在我们预定的那家酒店里为了客房服务一直在和管理人员争论。第二天早上,我们拿着行李,穿过整个新德里,来到了一家史蒂文森曾住过的阿尔卡酒店(Alka)("奢侈的最佳替代品")。房间的地毯湿冷而且黏糊糊的。厕所的马桶座圈在你起身的时候会狠狠地打你的屁股。电梯间只有电话亭那么大。但是拉瓦特博士喜欢这家酒店的素食晚餐,而且那儿的服务细致到荒谬的地步。当我们出大门的时候,穿着亮闪闪夹克衫和卷曲的脚趾向上的拖鞋的酒店侍者从侧面为我们开门,就好像我们是到巴黎购物,住在希尔顿酒店般的显贵。

现在是上午 9 点,我们的第一天调查开始了。我们有司机等在门外。这听起来好像挺奢侈的,可实际情况差远了。司机开的是一辆 1965 年的印度国产"大使"牌轿车,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只有一个好用。不过,拉瓦特博士看起来并不在意。我听到他对陈旧的"大使"牌轿车唯一的评论是"它们已经开始过时了"。他对这个车最满意的地方是司机。当车从路边开出来的时候,拉瓦特博士对我说:"他人很温顺。总的来说,我喜欢温顺的人。"

哦,天啊!

我们这个星期的案例集中在印度小镇钱德内(Chandner)的一个小男孩身上。新德里距离钱德内有大约 3 个小时的车程。拉瓦特博士用这 3 个小时向我讲解了这个案例的细节,但我发现自己很难集中注意力。我们刚出了新德里就堵车了。这里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行车道,车辆只是嘈杂随意的来往穿行,仿佛它们是被从快艇游戏中舀起,然后被随意地放到沥青里面一样。每隔几英寸就会有一群牛仿佛被用图像处理软件添加到这一图景当中:它们在车道中间闲逛,或者在安全岛上安

详、慵懒地穿着睡衣在开派对。我们进入了一个东歪西扭、千变万化的环形交叉路口。在这个漩涡的正中间有一个混凝土指挥台，一个交通警察在指挥台上挥舞着手臂。我无法分辨他是在指挥交通还是自己在那儿扇风呢。

我纳闷这些人都赶着去哪里？拉瓦特博士回答道："每个人都在赶往自己的目的地。"这是典型的拉瓦特博士会讲的话。拉瓦特两个硕士学位中有一个是哲学硕士，他还拥有哲学博士学位。拉瓦特对哲学有着强烈的热爱，同时他还热爱在印度宗教仪式上使用的音乐和诗歌。他是最为梦幻的科学家。昨天晚上，当我们的出租车穿梭在吵闹、炎热、受污染的街道的时候，他靠过来问我说："有没有心情听我朗诵一首我写的诗？"

拉瓦特博士告诉我，我们将要调查的这个案例很具有代表性。这个案例的主人公是一个叫艾许瓦里(Aishwary)的小男孩儿。他在大约 3 岁的时候开始谈到他前世的人物。在史蒂文森的研究中，有 95%的个案在 2—4 岁之间开始谈到前世，在 5 岁时开始忘掉一切。

"还有一点比较典型的是 P. P. 的突然暴死。"

"不好意思……什么的突然暴死？"

"前世人格(previous personality)。"被认为已经转世的死者。"我们简称为 P. P. 。"也许他们不该用简称。

艾许瓦里的家人认为他应该是一个名叫维帕尔(Veerpal)的工人的转世。他住在几个村落之外，在艾许瓦里出生前不久意外触电身亡。拉瓦特博士打开他的公文包，拿出一些装在信封里的快照，那是他上个月开始研究的时候照的。"这张是艾许瓦里在参加他'儿子'的生日派对。"照片中艾许瓦里 4 岁，他"儿子"刚满 10 岁。仿佛唯恐这个年龄问题还不足以把大家搞懵似的，"儿子"的生日帽上的松紧带上竟然令人费解地装上了一个又白又长的胡子。今天早上，当我翻阅一叠拉瓦特博士的往来信件的时候，意外地在一封信中发现了这段文字："我真的很高兴你可以娶(marry)你的女儿。"我不能完全肯定，但是经过合理推论，我认为信上要说的应该是嫁(marry off)女儿才对。

"这张照片是艾许瓦里和瑞妮(Rani)。"瑞妮，26 岁，是那个工人的遗孀。如果你在印度花了很多时间和轮回研究者在一起的话，你几乎可以判断出照片中艾许瓦里怜爱地，甚至是色迷迷地凝望着他所谓的前世妻子。我突然觉得这是我所见过最为荒诞的事情。我把眼睛转向车窗外，看见一头大象沉重缓慢地走在德里拥挤的机动车道上。

生活在加利福尼亚，我所听说的所谓的轮回转世都是发生在皇室或贵族身上，一个轮回转世的劳动者对我来说可是件新鲜事儿。拉瓦特博士说，在印度这种情

况非常普遍:“这里都是些普通人回忆起平凡的生活。”当然也有特例。拉瓦特博士曾遇到过6个假冒的尼赫鲁总理的转世和8个想要成为甘地的人①。

在艾许瓦里的这个个案中,艾许瓦里的家庭很贫穷,他所谓的前世人格是来自一个同样贫穷的家庭。拉瓦特博士认为这一点加强了这个个案的可信度,因为金钱利益不会成为欺诈的动机。有一些贫穷的家庭编造转世的故事是都以富裕的家庭为目标,希望“前世人格”的家庭会感到在经济上有义务帮助他们过世亲人的新家庭。拉瓦特博士给我讲述了另一个为了逃避不满意的婚姻而巧妙运用人造转世的事例。多年前,在他调查的一个个案中,一个生病的妇女声称自己经历了短暂死亡,活过来的时候身体中注入了新的灵魂。她称她自己已经重生为另外一个人,她已经无法和她从前的丈夫生活或者睡在一起了(离婚在印度社会仍被视为很大的耻辱)。拉瓦特博士采访了为这位妇女看病的医生。“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真正医生,只是略懂一些医学知识。”准确地说是一个整骨大夫。这位妇女并没有死,整骨大夫告诉拉瓦特博士:“嗯,她的脉搏停止了。”

趁着拉瓦特博士小睡片刻,我翻阅他写的一本书《转世:有无强有力的科学证据?》(Reincarnation: How Strong Is the Scientific Evidence?)。让我们暂时先撇开“强有力”不谈,我们先来谈谈“科学”。大部分心理学和哲学理论认为转世无法在实验室中得到证明。你看不到它发生,也没有生物学框架能够解释转世是如何实现的。转世研究者所用的技巧和侦探差不多,就是费尽心力寻求能够独立得到证明的事实。研究者联络到声称转世的孩子的父母,然后拜访他们所住的村庄或城镇。研究人员请父母们准确回忆发生过的事情,请他们一字不落地重复孩子开始谈及与现在的生活毫无联系的前世人物和地点时所说过的话。研究人员寻找孩子说这些话时可靠的见证人,并对他们进行采访。

当研究人员赶到现场,孩子的家人们一般都已经找到了一个很有可能是孩子前世的人。大部分的印度村民都相信转世。孩子回忆起前世生活的话很快会传遍附近的村落。因为前世人格已经过世了,所以没有办法对他本人进行采访,但是可以采访他的家人。如果孩子已经认出了前世的家,或者描述出前世家人或他们生

---

① 一般来说,幻想自己是某人转世的人的文化和宗教与其幻想的人是相符合的。比如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声称自己是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的转世;已经被逐出教会的摩门教领导人詹姆斯·哈姆斯顿(James Harmston)声称自己是摩门教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的转世,等等。耶稣是一个大大的例外。如果你在Google中搜索“声称自己是耶稣转世的人”,你会发现有31个耶稣基督的转世候选人,其中包括文鲜明牧师(Reverend Sun Myung Moon)。有谣言说他在圣血中加了几滴自己的血。另一个候选人是日本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脚底诊断”(foot-reading)教派的领导人福永先生。这位先生还声称自己是佛陀转世。这远没有听上去的那么好听,因为根据新时代作家凯文·威廉姆斯(Kevin Williams)的《耶稣转世索引》,耶稣就是佛陀的转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